在海边（外一首）

□徐修强

在海边，美是被无边
的蓝色洗出来的
不信，你擦去起伏的岛屿
明亮的高楼
擦去白帆船和它的长尾巴
便能看见
天空蔚蓝，大海湛蓝
信手拈来
便能弹奏出柔软的神曲

一个小男孩，不谙音律
跑过来，想捡起一颗音符
它们飞起来了
一团没有任何背景的白
引领着我们
走向海天一色的辽阔

美好的事物

午后的海边，安静如梦境
阳光沙滩海浪白帆
铺开辽阔的画卷
走进去，浪花与脚趾嬉戏
大海会扑进怀里
漫步在海滩，你会觉得
爱，洒满人间
阳光照在小沙蟹身上
海鸥围着孩子索食
浪花抚平心中的褶皱
沙滩柔软平静，如一张纸

闪耀在枝头的诗篇

□林春山

他偏爱笔墨，钟情文字
却被农活，捆在这片乡土上

汗水落下，如同挥毫
一腔深情泼向大地
将心底的文字，一粒粒
种进苹果园
把梦想托付给山野

劳作间隙，梦总萦绕
盼自己的名字，有朝一日
落在报刊之上

奈何风华正茂时
他悄然远去
丢下未竟的心愿

乡邻牵来一群散文作家
走进他耕耘过的果园
替他圆梦

风拂果树，枝叶轻摇
枝头红果光亮
像一行行诗句，一篇篇文章
替那个远行的追梦人
完成未了的文学向往

初冬

□杨书清

冬，策划了一个冰冷的方案
西北风泄了密
秋叶离开枝头的舞蹈
演绎成了
棉花收获的旺季

望一眼家乡的山与丘
秋收后枯瘦的村庄
冷了我的祈盼

无论如何
也不能低估一滴水的力量
君不见，晃动在叶面的珍珠
将一轮火红的太阳托起

谁能想到
一滴水一旦生出翅膀
便可在天地间呼风唤雨
游弋在乡情里
父老乡亲的影子
在我心中如同炉火沸腾
年复一年，煮出一锅
暖热我心的日子

泥土、钢枪与笔

——记者节随想

□李成殿

又到11月8日。

这一天，对别人来说，不过是深秋里一个寻常的周日。而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，却是刻在骨头上的一串数字——第27个中国记者节。

一早起床，窗外飘着小雨。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雨，细细的，凉凉的，把天地都洗得安静下来。我坐在窗前，看雨丝斜斜地落，窗子的玻璃上挂上了一串串水珠。这样的天，让我心里很沉静。人到了这把年纪，沉静比什么都金贵。

我起身，拉开书柜，取出一本本荣誉证书，红的、褐的、烫金的，有的封面已经有些褪色，边角起了毛。我一张张翻开，像翻开自己的一生。手指最后停在那枚中国记协授予的金质奖章上。雨天的光线暗，奖章不怎么反光，可我把它捧在掌心，依然能摸到那一道道细密的纹路，摸到岁月刻在上面的重量。我握了很久。没有阳光，它就自己亮着，亮在一个老记者的手心里。

那一年，我高中毕业，当时大学的门已经关上了。我从校门走出去，以为天大地大，凭一支笔就可以闯荡世界。谁知命运没给我那样顺利的剧本。我回到村里，当了一名农民。

说“当上农民”，听起来平常，干起来却是一身的泥水。挑河治水，是那个年代最苦的差事。寒风里挖渠，泥水里筑坝，一担土百十斤，扁担压在肩上，一步一个坑。苦活、重活、没人愿干的活，我都干过。冬天河水刺骨，腿上裂开的口子沾了泥，疼起来像刀割；夏天日头毒，脊背晒脱了一层又一层皮。下雨天最难熬，泥地化成一片浆，人就往泥里陷，得使足了劲，才能把脚拔出来。这一步，比晴天重十倍。村里人夸我身子骨结实，我心里明白，那不是天生的，而是泥土和雨水还有汗水，硬生生把一个人夯出来的。

也多亏了这副体格。后来，我以特种兵的身份走进南京军区。脱下农装，换上军装，枪托抵肩的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人生的又一扇门开了。

部队是一所最严格的学校。我当过公务兵，也端过枪。做射击运动员时，我学会了屏住呼吸、稳住心神，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，眼里只能有靶心。后来我又学会了开车，成了一名小车驾驶员。方向盘在手，哪儿都能去，什么时候都得准点到。这些活计，看似与新闻毫不相干，可如今想来，哪一样不是记者的功课？射击练的是专注，开车练的是准时，当公务兵练的是周到。新闻这一行，不就是要在万千杂音里盯住真相那个靶心，在风里雨里准时赶到现场吗？

从田野到军营，从钢枪到方向盘，我绕了一大圈，最后，才走上了新闻这条路。

可我从不觉得那是一条弯路。我常想，一个记者如果没闻过泥土的腥气，没听过雨水在冻土上砸出的闷响，没在泥泞里拔过腿，那他写出来的字，多半是飘着的。我庆幸自己的鞋底沾满了土。那土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值钱的资本。

一干就是30余年。

30余年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长到可以看清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，短到好像昨天还在田埂上奔跑，今天已经满头白发。这30多年里，我始终记着一件事：别忘了自己是谁。
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是穿过军装的兵，是一个靠稿纸和钢笔吃饭的记者。这身份，没什么可炫耀，却也容不得半点掺假。

所以我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，不算高，却一条条守了一辈子。

一生不说假话。话要真，文要实。笔底下，不添油，不加醋，不把白的写成黑的。一个记者，只要说过一回假话，那支笔就再也不值钱了。

不趋炎附势。不因对方位高权重就笔下留情，也不因对方无权无势就轻慢敷衍。笔是公器，只认事实，不认人。

关注和关爱弱势群体。那些声音最轻的人，往往最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走过太多的乡间小路，进过太多的低矮小屋，听过太多的叹息。他们不看你的职务，只看你肯不肯坐下，肯不肯把他们的诉求，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，反映上去。我愿意蹲下来，听他们把话说完。
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唱响时代主旋律。这一条，我从来不含糊。新闻不是逞口舌之快的地方，它要为党和人民鼓与呼。时代有它的主调，记者要做的，是去发现、去记录、去推动，让那主调更加响亮。

有人说，你这一辈子，算不算有贡献？我说，我只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尽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本分，为党的新闻事业，出了一点绵薄之力。这一点力，或许很轻，像鞋上的一粒土。可我这一生，满鞋沾土，走过晴天，也走过雨天，泥里水里的路，一步也没少踩。我愿做这样一个从泥土里滚出来的记者。

如今，我已退休多年。

退休后的日子，清静，也空旷。不用赶稿，不用值夜班，不用在风雨里追着新闻跑。可每年的11月8日，不管晴天还是雨天，我都会把那一本本证书翻出来，再看看那枚金质奖章。不是炫耀，是提醒。

提醒自己：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。

那八个字，写在纸上，轻飘飘的；活出来，却要用一辈子。记者的初心是什么？是求真，是向善，是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。记者的使命是什么？是记录时代，是守护真相，是让每一份苦，都不被辜负。

我年纪大了，眼睛老花，有些模糊，听力也有些减退。可我还在读报，还坚持看电视新闻，还在学着用智能手机。时代在跑，我这个老头子，也得跟着跑。学习这件事，没有退休年龄。

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路上。这条路，有晴天，也有雨天。晴天的时候，别忘了赶路；雨天的时候，更不能停下脚步。雨落在肩上，是凉的，可它也在浇灌土地。土地吸饱了雨水，来年才长得出好庄稼。我这一代人，走过的泥泞比较多，看过的风雨也比较密。我们知道，雨总会停，路却一直都在脚下。

窗外，雨还在下，不大，却很绵长，像是岁月在慢慢说着话。今天虽然没有阳光，只有小雨，可我心里是亮的。

到烟台来看雪

□季文豪

深秋的一个周末，与妻儿去昆嵛山脚下的石门里。步入景区，山路蜿蜒，坡上银杏金黄、水杉火红、红松深绿，一簇一簇的绣球泛着蓝，山峦像被谁随手点染过。

走在层林尽染的林海里，我想起的却是来烟台时的第一场雪。

高中毕业那年冬天，我从苏北入伍，到了昆嵛山下的军营。新兵蛋子，心还没安顿好，雪就来了。班长说，今年的这雪来得早，算是烟台欢迎你们的礼花。

烟台的雪不凶。它从海那边飘过来，不紧不慢地落，落在山上，落在营房上，落在田地里。我裹着军大衣，戴着棉帽，站在房檐底下看。相比起来，苏北的雪稀薄、矜持，雪粒直愣愣地撒下来，跟田野草木照个面就走了。课本上说的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，在我们那儿只是个梦。可眼前这场雪不一样，它下得从容，下得实在，像要把攒了一路的雪都铺在这里。

站久了，脚冻得发木，我就跺一跺脚，接着看。一个从没见过大雪的苏北青年，就那么傻傻地站着，看雪飞落时的轻纱曼舞，听雪落在屋顶上的窸窸窣窣声，以及远处风过林梢的低语声。

第二天起床号响，推开门，世界白了。雪停了，天还灰着。石墙黑瓦的营房顶了厚厚一层雪，像戴了松软的白帽子。屋檐下挂着冰凌，映着天光，淡淡的蓝。松枝托着雪，底下露出翠绿的针叶，像一颗颗松果。训练场西南角的单杠和双杠，一个像钉在雪地上的门扣，一个像安在雪地上的门把手。远处的昆嵛山没了轮廓，天和地都糊成白皑皑的一片。我沿着营房前的路走，脚下咯吱咯吱响，雪灌进棉鞋帮，凉得人一激灵。空气清冽鲜甜，吸一口，嗓子眼像被雪水洗过。

新兵老兵攥起雪球互相追，雪团在空中划成白弧线，炸在身上满是凉丝丝的碎雪。有人拿铁锹当雪橇，从坡顶呼啸而下，扎进雪堆，只剩两条腿在外面蹬。有人堆雪人，煤核当眼，胡萝卜当鼻。一个老兵左看右看，把自己的棉帽扣在雪人头上，仰面躺进雪里，哈哈傻笑。笑声在雪地上空翻滚，惊得枝头的积雪簌簌往下落。我站在旁边看，也笑，笑完了，弯腰攥一把雪，攥成团，凉意从指缝钻进去。在家时攥不住这样的雪，一攥就散。

第二年冬天，雪夜哨成了连队的抢手活。老班长说，烟台的雪夜，看一回少一回，退伍了，就再没机会。

南京籍老兵在岗哨名单上没找到自己，就去找排长。他替了一班又一班，整整替了一晚上。排长问他图啥，他说不图啥，就想在雪里多站会儿。我忽然明白，雪夜里站岗，除了看雪，还有舍不得。

毕业分配，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昆嵛山下的那个军营。同学问为什么？我说老部队，其实心里想的是：回去看雪。履新四个多月，第一场大雪在一个午夜降临。早上清雪，战士们把铁锹和扫把往边上一扔，先在操场打起了雪仗，整个营区上空到处是绽放的烟花。雪地战术训练时，积雪没过小腿肚，卧倒时身体陷进去半截。枪托抵肩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晃动半天才找着准星。匍匐前进时，雪灌进袖口、领口，化了冻，冻了化，没人喊冷。爬起来，眉毛是白的，帽檐也是白的，睫毛上凝着冰晶。战士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哈哈一笑，像一群从林海雪原里爬出来的野人。

我和妻子刚认识时曾约在烟台山大门口。前一天刚下过大雪，山上的树全白了头，领事馆旧址的红瓦顶着厚雪，海风从北边吹来，带着咸味和雪沫子。我跺脚取暖，远远看见她踩着雪走过来。她拍了拍肩上的雪，说，你来得倒早。我说，怕雪化了路不好走。她笑了笑，说，烟台人还怕雪？我说，我是苏北人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看雪来烟台的。

就这一句，把我那些年为雪来回折腾的事全兜住了。沿台阶往上走，冬青被雪压成圆鼓鼓的白馒头，她脖子上的红围巾在白雪里晃，像一簇火苗。走到灯塔底下，她回头问，烟台的雪是不是比别处的好看？我说是。她又问，为什么。我想了想，说，站在这儿，能看到它的美。她笑了。那笑落在雪光里，比雪还亮。风从海上来，吹得她额前的碎发全贴在脸上。她抬手拨开，手指冻得发红。我把手套递过去，她没接，说，你戴着吧，我不冷。

后来她告诉我，那天她才决定跟我相处下去。她说见过很多人夸烟台的雪，夸完就走了，唯有我，夸完还蹲下来攥了一把雪；攥化了，凉意渗进指缝，还舍不得甩。她说，你是真喜欢。她说得准。我不但喜欢烟台的雪，也喜欢这个站在雪里问我“为什么”的姑娘。那天，我们在海边走，雪已经停了，海面灰蓝，几只海鸥落在礁石上，像几粒没化掉的雪。

如今年龄长了，对雪的兴致没变。每逢大雪，无论白天还是夜里，我都会站在阳台上看一阵。雪停了，揣着手机出门，去拍昆嵛山一号公路，拍雪落海面还没化开的那一瞬，拍鲁东大学南区的白杨和白雪勾出的线条……拍完稍作整理，发朋友圈，在“这一刻的想法”上写下六个字：到烟台来看雪。

鸡蛋的况味

□潘云强

我家有个习惯，每天早晨每人必吃一个鸡蛋。

有一个阶段，烟台常有一些保健品讲座的噱头是听课的人可以免费领鸡蛋，一些药店也推出购药免费领鸡蛋的优惠活动，妻子对此趋之若鹜。对她来说，不花钱的鸡蛋吃着心里舒坦。

这几年，妻子总抱怨鸡蛋味道不如过去的好，亦对食品安全疑神疑鬼，从此便不再朝着免费鸡蛋使劲，只到大型超市买那些价格贵且精致包装的品牌鸡蛋，有一种标榜“可以生吃”的鸡蛋是她的最爱。

其实，现在的蛋鸡大多养在封闭程度极高的养鸡场，味道自然与散养鸡下的蛋有些区别。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家住在农村，家里养了七八只鸡。它们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家院子里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，鸡蛋吃起来的确很香。但那时的蛋鸡也存在一个致命伤：产量低。现代化养鸡场的鸡一年四季扮演着产蛋机器的角色，而当年的鸡则把漫长的冬季当成了它们的盛大假日，一直待到来年开春，母鸡才开始陆陆续续下蛋，人们称其为“开张”。母亲盼望孩子们早点吃上鸡蛋，因此，每天天不亮，她不由分说地把母鸡们从鸡窝里提搂出来，用她皲裂的手指头粗暴地触摸它们屁股，以判断其是否快要下蛋了。大多数时间母亲都悻悻地把它们扔到地上，但有时也能摸到硬硬的蛋壳。当她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我们时，我们立刻沉浸在欢乐之中。

村里有个老牛叔，差不多是村里最瘦的人。别人都把力气用在种地上，他却把心思花在养鸡上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养鸡的路数与众不同：首先，他养的鸡是村子最多的，差不多有五六十只；其次，大家的鸡基本都在自家院子里养，而他把鸡养在大队分给的自留地上。要知道那个年代缺穿少吃，农民把那几分自留地看得比眼珠子还大，大部分都种上庄稼以弥补口粮不足。由于“养鸡场”设在野外，鸡大多数时间不用人工投喂，而是在田野寻食吃。山里谷粒、树种子有的是，还有鸡的最爱——蚯蚓。夏季，特别是雨后，泥里会裸露出很多蠕动的蚯蚓，老牛叔绝对不会让鸡错过这顿饕餮大餐。他让鸡在山里待一整天，直到黄昏才赶回鸡舍。

另外，他的其他做法也挺“各色”（意为与众不同）。例如冬天时，他竟把家里的被子和草帘子拿出来，盖在鸡舍上，理由是给鸡保温。他这一行为曾被村民们讥讽为“痴子”（神经病的意思）。最让大家意外的是，老牛叔家的鸡蛋不是供自家吃的，而是用来卖的，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绝无仅有的。

老牛叔的儿子叫大牛，是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。他长得虎头大脑的，一点也不像老牛叔。我常去他家玩，老牛叔有时会给我俩一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，吃起来喷香，比我家的味道好。老牛叔也是乐于助人的。有一次，村里发生了鸡瘟，他上山采了中草药，做成液体药，放着他家那么多病鸡不管，先去救治村民家的鸡。我家的好几只鸡也是他救活的。

如今，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土鸡蛋、笨鸡蛋、富硒鸡蛋的广告，以及天南地北、纷繁众多的养鸡场时，我就会想起老牛叔和我的同学大牛，不知道他们还养不养鸡了。而事情就是这么巧。有一次，我在网上浏览时，突然发现了“老牛家田园散养鸡”几个字。我心里一热，便拨通了电话。也许是此生缘分未了，电话那头真是大牛。他告诉我，他们家在改革开放后，承包了村里的半座荒山，开办了一个小型蛋鸡场。老牛叔离世后，他接着干了三四十年，如今古稀之年的他虽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，但实际干活的是他的儿女。那天，我们谈了很久，还彼此加了微信。他当即给我发了两箱鸡蛋，食之，却与童年的老味道相去甚远。

鸡蛋的况味，实际况的是鸡蛋在特定时间与处境下的风味层次，也是烟火岁月里的感受与亲情。

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，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，以便发放稿费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本报地址：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：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：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：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：23-4020 广告许可证：鲁工商广字08-002 ■报价全年540元